

# 过年

卫遵义

过年了，火车挤了，飞机满了；过年了，短信多了，电话响了，祝福一个接一个挡也挡不住；过年了，奖金多了，福利好了，女人挺胸男人直腰了；过年了，孩子们笑了，老人们乐了，饭桌上的菜肴又让人晕了。过新年，想着旧年。童年时的过年情景总让人痴迷流连。那份甜蜜的期盼，无比单纯的快乐。随时想起都像母亲新熬的刚出锅的馒头一样悠香。年在童年度过的岁月里是那么

的让人难以忘怀。日子过得清贫，盼年的欲望在儿时是如此强烈。一进腊月，家里的年味就油然而生。父亲在煤油灯下用那双结满老茧的手，点着一张又一张走街串巷、吆喝召唤辛辛苦苦赚来的几个小钱。而自己有时竟趁着父亲亲点钱糊涂的一瞬间，顺手牵羊偷走二三元，悄悄摸摸手心，偷偷摸摸塞到被窝，小心翼翼的入手。“再穷也别穷年，过年了手头该松就松吧！”父亲常常给母亲讲。年末的庙会赶集，父亲总带着我到热闹的集市置办年货。门神春联，萝卜白菜，肥肉瘦油，清绿柏枝叶，淡雅几缕香，尔后就是一碗热呼呼的羊汤，泡一块软筋筋的饼子，外撒几片轻如柳叶的葱，那美的滋味好像就是年味。饭饱之后父亲忘不了给我另买一些小鞭炮和碎炮。赶集归来的小路上，农家的小杂院，一个小男孩的年就早开始了。

除夕之夜，算是年的盛典时刻。母亲早已准备好了迎新年的隆重餐品。油炸的有香脆大麻花，栩栩如生的食果子，牛、羊、马、蛇、孔雀等动物造型，还有用文火熬，硫磺熏又大又白又圆的馒头。供奉在财神爷、灶王爷、土地爷、马王爷及先人前辈牌位前。烧香叫马，念念有道。初一的早晨天还远未亮，母亲就把一家人早早唤醒，说：“初一早，天天早，一生都是勤快人，男不愁婚，女不愁嫁。”又说玉皇大帝诸位神灵“二十三日去，初一五更来。”催着我们早早迎接神灵。姊妹几个换上崭新的衣服，围着父亲点燃了松柏枝烤火许愿，祈求年年人旺财旺，满院春光。轮到只有初一“钱饺子”时，我和弟弟俩东挑西拣，常常惹得父母哥哥姐的大笑，真的是“初一饺子，不在乎温饱也，而在乎吃钱之乐也。”给父母磕过头后，就一溜烟的串门走巷拜年了。从初一到十五，三五一组，七八一群，同龄人玩得就是痛快，年就是快乐，就是天堂。

童年的过年快乐，虽然过去了，遥不可及，但点点滴滴都随着成长愈来愈让人值得珍惜的曾有几年，年让人过得乏味，过得想逃避，过得想起来，真的很后悔，是我们薄弱的意志让尘世的庸俗搞得疲惫不堪，还是我们拥有太长的幸福，太久的甜蜜，让我们理解不了过年的意境，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相信一点：作为一名中国人如果连“年”都觉得没有“味”，生命真的是一杯无味的水，记住老祖宗的一句话吧：好好过年吧！



往事如烟

朋友的女儿8岁那年，一个著名的港台歌星，随某文工团应邀来铝城演出，小女孩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
演出的那天晚上，小女孩兴致勃勃地将家里她最喜爱的一束美丽的花带上。演唱会在霓虹闪烁中开始了，一首首优美动人的歌曲，一个个翩翩起舞的优美的舞蹈，一个个精美的小品……时间过得飞快，不知不觉中大半场演出过去了，小女孩仍将这束美丽的花握在手中，我和朋友逗她：“你喜欢那首歌星没来，还不把花儿献出去？”小女孩忽闪着黑黑的大眼睛，疑惑地看着我们，既不答话，也不将花儿送出，反倒将手中的花握得更紧了。只是几经我们逗逗，随着演出时间的推移，小女孩似乎有一种失望的表情流露，那种近似于忧郁的神态，表现在稚气的小女孩脸上，更加的惹人喜爱。我和朋友已不忍再逗她，只好耐心地和她一起等待着这

## 一束美丽的塑花

孙英

个大碗歌星的登场。

近两个小时过去了，小女孩仍然精神十足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不停地忽闪着，期盼着她喜爱的歌星出场，掩饰不住的焦急的神色令人怜爱。

终于，在观众的欢呼声中这个著名的歌星闪亮登场，果然不负重望，他的幽默和风趣，洒脱的帅气与浓重的磁性歌喉时赢得了现场火爆的掌声，一首荡气回肠的成名曲，让人如痴如醉，再次把现场气氛推至高潮，朋友的女儿在热烈的互动氛围中激动地跑上舞台，双手将她喜爱的这束花献给她喜爱的歌星，欢快地跑下舞台，兴奋地偎依着妈妈。

这个著名歌星在“谢谢！”

后“一束塑花。”便随手一个优雅的动作，把这束美丽的花扔在了身后，继续着他动人的演唱。

我和朋友被这突如其

其来的举动惊讶得目瞪口呆。

这个著名的港台歌星的举动完全出乎我们意外，现场也出现了一时的骚动。朋友的女儿先是愣愣地发呆，紧接着就紧紧地抱住朋友“哇”地一声哭了起来，我和朋友不知所措，连忙你一言我一语地哄劝，可越是哄女孩越是哭得伤心，无奈之际，只好就由着她，只是现场热烈的气氛，淹没了小女孩的啜泣声。

朋友的女儿很喜欢这个港台歌星，她的几首名歌，小女孩都能一字不落地唱出，虽然奶声奶气，却音准声圆，挺是那么回事，可以说是这个歌星的铁杆小歌迷。

可自从这个著名歌星来铝城演出后，小女孩就再也没唱过这个歌星所唱的歌。



山水 (国画) 薛国刚

### 痛苦(外一首)

尘世中的秋叶  
黄昏飘进诗笺里  
穿越古筝  
找寻  
黎明前的  
归宿

文坛拾苑

### 荣誉

尽管自己  
洁身自好  
但有时  
为了面子  
还是与  
虚伪作了  
交易

易



## 《小说接龙》开栏语

你喜欢想象和构思吗？你喜欢把你的想象付诸行动吗？这里为你提供了一个展示想象的平台，为你提供了实现小说梦想的舞台。

为繁荣铝城文化生活，充分发挥文学爱好者的特长，本报特开辟《小说接龙》专栏。由本报编辑部发出小说开头，参与者自己构思故事情节和结尾，使小说独立成篇。要求主题鲜明，立意新颖，内容健康向上，弘扬正气；文章字数在1000字以内。来稿请附个人简介及免冠照片一张，本报将择优刊发，每月一期。望广大读者和文学爱好者踊跃参加，热情参与。我们期待着你的构想！（本报编辑部）

### 母爱无敌

张丽萍加完班回到家，发现家里黑着灯。她稍微愣了一下，才记起来，丈夫带女儿去外地看病去了。想起女儿，张丽萍的心一阵抽搐。女儿只有18岁，却不幸染上了恶性眼疾，眼球慢慢萎缩，最后的结局是完全失明，惟一的希望是眼球移植。张丽萍掏出钥匙打开门，拉开灯，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：

没等她放下手中的筷子，女孩已经在她的视线中移动了。哭着的女孩小心地移出桌椅的围困，移出父母争吵的范围，移向门口。突然，女孩发疯般地向外跑去。外面的雨已成为地上的水泡，路正在水里洗着凉水澡。

向凡奔跑在雨里。她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奔跑着的女孩的身后，只是隐约感到跑出门口的一刹那，门口的人们为她闪出一条通向大雨的路，并对着她跑出的方向一阵唏嘘。

女孩跑得很快，近乎慌不择路，又有些逃命的感觉。女孩在大街上见弯道就改变方向，拐了几个弯后，仍没有停止的意思。向凡只是想拦住她，把那女孩揽在自己的怀里安慰她。突然，向凡就撞到一个打伞的人，那人身子摇晃了几下便站稳了。向凡连忙停下来，把伞捡起来递给那个人，顾不上陪礼道歉，继续向前跑去。没跑出几步向凡就停下了，她这才意识到被她撞到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。向凡转过身走到老人对面说：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等老人回话，向凡又开始了她的奔跑。

这之后，她的眼睛看到一只盘子飞过来，并狠狠地摔在地板上。这是第一个被打碎的盘子，出自她年轻父亲的手，六岁的向凡

有些莫名其妙。当她努力搜寻原因时，父亲操起的第二只盘子已经砸中了茶几上的玻璃，茶几上顿时一片狼藉。她这才感到了恐惧，眼睛畏惧地看着有些陌生的父亲，并小心地从餐桌旁站起来，向母亲的方向挪动。她终于躲在了母亲的身后，紧紧拉住母亲的衣襟不放，像是找到了安慰。父母对骂的声音被头顶旋转的吊扇搅动着，显得杂乱无章。她并没有听

跑去，跑出一家三口这个夏天的最后晚餐。外面的雨早已成为地上的水泡，路正在水里洗着凉水澡。

离家之后的向凡跑得很快，近乎慌不择路，又有些逃命的感觉。她在大街上见弯道就改变方向，拐了几个弯后，仍没有停止的意思。向凡想到了奶奶家，想到花白头发奶奶的慈祥与溺爱。不久父母离异，但有件事让向凡对父母一直耿耿于怀，因为自己是女孩，父亲在离异时谁都不要自己。最终，母亲很坚决地远离了向凡，向凡被迫随了父亲。而继母是个自私的女人，父亲在家庭问题上又总站在继母一边，向凡为此住进奶奶家不再回去。父亲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，默认了向凡的离开，尽管女儿此后不再与他说话。母亲后来曾试图用恩惠拢络上大学的女儿，但被向凡拒绝了。在向凡看来，自己是个没家的孩子，只有恨意还盘结不去，所以要拼命读书，考上大学就是为了离开那个并不是家的城市。而自己的家在哪个无雨的城市呢，雨中奔跑的向凡仍然没有想到家的方向。

奔跑，小女孩在前方。奔跑，家也可能在前方的某个地方。奔

跑，路在脚下与向凡一起奔跑。奔跑，路上打伞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人们只是看有人在雨中奔跑，看到一件完全被打湿的衣服在奔跑。

雨越来越大，天色渐渐黑下来，街灯在雨中为女孩引路。力不从心的向凡总也追不上那个孩子，直到小女孩瘦小的身影从一个路口彻底消失。向凡跑到那个路口停下来，第一次认真地朝来时的方向看了看，其实想看到一男一女跟着她跑过来，并在奔跑中超过她，继续向那孩子消失的方向奔跑。然而身后没有任何奔跑者出现，也没有人超过她，只有空中的雨伴着街灯的光亮密集地扑向路面，扑向路边的店铺，也扑向路口的向凡。

雨水落在脸上，长发如泻。静立的向凡意识到自己没有了追逐的目标，她的表情继续在雨中模糊，但美丽的味道在雨中被雨水的水意所渲染，楚楚动人，无可掩饰。少顷，她再次奔跑起来，与刚才不同的是，她感到自己正奔跑在旷野上，并向着雨水更大的地方奔跑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向一个水洼。她把踩水的声音重重地留在脚下，听上去像一个个飞来的瓷盆砸在水里的声音，在她的身后延续一串沉闷。

## 在雨中奔跑

无哲

不知道2005年的夏季被谁推了一下，异常的热量带着一些异样侵入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，没有进入伏期便身在伏中了。无风的下午，日子就像一个容器，更像一个疯狂的闷罐子，人们不由自主地身陷其中，感受热气的围追堵截。闷，闷的天气。向凡从公寓出来后走在通向餐厅的路上，心里狠狠地诅咒着老天爷。不散的沉闷使她没有自己做晚饭的心情，但总是要吃饭的，把胃饿骨折了不会有人心疼自己。

米饭吃到一半时，有人说外面阴云密布。向凡的嘴角掠过一丝快意，下场暴雨吧，右手动作无意中加快了。碗里的米饭将要见底时，有人从门口传来叫好声，倾盆大雨泼了下来。哈哈，该爽爽了。她自己笑过之后，没等继续往下想，一只碗摔碎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，旁边靠窗的席位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开始大声争吵。向凡迅速望过去时，那女人已经把盘子持在手中，接着又一声脆响，并夹杂着对骂的声音。男人并不示弱，抬手间巴掌重重打在女人的脸上。离婚！过不下去就离婚！他们中间坐着的五六岁大小的女儿，显然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所惊吓，以无奈的失声痛哭融入激烈的争吵中。

离婚！向凡听得清楚。女孩的哭声，向凡听得清楚。她略有所思，眼神顿时被钉在窗外的雨上。

